

中國當代美學家

穆紀光 主編



中国当代美学家

主 编：穆纪光

副主编：李 琦

刘 珙

刘春生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美学家

主 编：穆纪光

副主编：李 琦

刘 洪

刘春生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26,625 印张 664,000 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 定价：8.90 元

ISBN 7-5434-0385-4/B·1

目 录

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特点·····	穆纪光(1)
马 奇·····	丁子霖撰(28)
于 民·····	潘知常撰(49)
王朝闻·····	邓福星撰(71)
叶秀山·····	曹其敏撰(108)
叶 朗·····	王鲁湘撰(123)
卢善庆·····	徐兴根撰(141)
朱光潜·····	石 槐撰(159)
李泽厚·····	梅宝树撰(198)
伍蠡甫·····	邱立新撰(249)
汝 信·····	黄德志撰(271)
刘纲纪·····	黎山峒撰(292)
刘再复·····	刘春生撰(315)
吕 荧·····	王 畅 刘 珙撰(355)
朱 狄·····	毛岸波撰(379)
吴晓邦·····	裘樟清撰(398)
杨安仑·····	靳绍彤撰(418)

杨 辛	彭吉象撰(449)
张赣生	万 鞅撰(467)
张瑶均	刘春生撰(485)
宗白华	扬 帆撰(501)
周来祥	马龙潜 栾贻信撰(520)
林同华	李 琦撰(559)
林兴宅	邹振东撰(576)
赵宋光	夏 倩撰(595)
洪毅然	刘志一撰(614)
钱钟书	敏 泽撰(641)
郭 因	李建强 施志高撰(661)
高尔泰	马饮忠撰(681)
黄药眠	王 畅撰(696)
萧 兵	胡 健撰(726)
蒋孔阳	高凯征撰(745)
程代熙	张尔进撰(766)
敏 泽	党圣元撰(786)
蔡 仪	武 生撰(806)
滕守尧	卞 平撰(830)
后 记	(846)

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特点

穆纪光

—

中国当代美学，从本世纪 50 年代到今天，经历了一个很活跃的发展时期，反映着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经历过和经历着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观念的和心理的巨大变化和激动。与此同时，当代外国美学（尤其是西方美学），亦经历了一个很活跃的发展时期，流派纵横，百家争鸣，^①很象一面镜子，反映着西方艺术的、社会的、观念上的动荡与变化。

上述两种很活跃的发展现象，在开始并不呈现很明显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只是到后来，尤其是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这种影响才明显起来，才成为一种能够引起思潮的东西。当然，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各自作用于对方的方式和角度同物理学上的作用力是大不相同的。本世纪初，西方艺术向现代主义急速演进时，曾从东方艺术（包括中国绘画、书法的写意手法，以及日本绘画与非洲部族文化的雕塑）吸收过营养。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它的变幻莫测以及所蕴含的审美意趣，西方人固然生疏，但还是在接受它、欣赏它，称它是“最崇高的抽象艺术”（〔法〕马尔罗语）。王朝闻、钱钟书、李泽厚、

^① M.C. 比尔兹利说：“二十世纪是美学发展空前活跃和百家争鸣的时期。”见李普曼编《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年版，第 5 页。

蒋孔阳、周来祥、刘再复以及其他一些中青年美学家，这几年都先后去国外讲学、访问或参加学术会议，他们的学术观点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国外学界，启发了外国美学家的头脑。当代中国美学对西方美学的影响，我以为主要还是表现在当代中国美学家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研究和介绍上。西方得益于这种研究和介绍是比较地渐进的，比较地间接的。他们更多地是在品味这些东西，消化这些东西，消化后变成具有他们的特色的东西，似乎没有强烈的震撼，犹如春天土地接受细细的雨丝一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西方的美学包括当代的，以及由当代上溯至近代的影响中国当代美学则不然，有很明显的震荡。50年代初，克罗齐的美学观点以朱光潜为中介，竟然成了在当时中国掀起美学争论的导火线。克罗齐美学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同当时中国美学家正在艰难地接受着的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强烈的对抗，以致可以把这种对抗看成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起点。此后，在一些当代中国美学家企图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时，都又把目光投向西方古典美学的两个高峰人物：康德和黑格尔，实际是投向德国古典美学。李泽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为指导，学习并批判康德，写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他的美学思想的很多秘密大概都潜藏在这一重要的著作之中。刘纲纪在总结自己的美学道路时，坦率地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主要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也与德国古典美学分不开。基于这种想法，我在美学的学习、研究上，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到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席勒、康德的过程。我竭力要以马克思的观点为指导去认识和分析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黑格尔美学，企图由此确立我在美学问题上的根本看法——一种我觉得……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和坚持的看法。”^①美学家蒋孔阳

^① 刘纲纪：《自述》，见本书。

主张治学要“既归杨，又归墨”，兼容并包，一切有益东西都可以联结成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系列，主张用历史的方法研究美学，所以他不仅研究中国古典美学，而且研究德国古典美学，写了《德国古典美学》（1980年）这一专著，翻译了《近代美学史评述》（1980年）。不少后起的美学研究工作者也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射向德国古典美学，朱立元、陈望衡与李丕显在不久前都先后写出了研究黑格尔美学的专著。至于目前，西方当代美学中的一些流派如心理分析学派、格式塔学派等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影响，则是眼前的事实，造成的气候是相当大的。

但是，能否根据上述情况得出结论，说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其动力主要源于西方近当代美学呢？不能。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包括它的艺术文化、艺术哲学），必须借助外民族的文化成果作为资料和刺激，以便充实自己、改造和发展自己；但是，它的最直接的动力，还是它所生根的那个社会，还是那个社会在当时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以及那个社会在过去的实践中造成的文化传统、文化环境（这种传统、环境，对进行创造的主体来说，是一种既定的存在，一种无法选择的存在，一种可以改造、但不可能抛弃的存在）。中国当代美学家在述说观点、争论是非时，在设计 and 构造自己的美学体系时，不可能离开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当代美学家在学习借鉴西方美学思想时，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立足的这块土地和在这块土地上过去和当前积累下来的那些熠熠闪光的和令人窒息的东西。

中国当代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三个影响它的强因素，这似乎是所有在中国搞美学的人都无法回避的：第一，中国人民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接受。在中国当代美学的建构拉开帷幕时，马克思主义已经紧密地构织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之中，并作为指导思想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第二，从建国以至今

天，中国人民在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改革和进步上，经历了极为曲折和巨大的变动。这种变动，牵动每个中国人的感情和思想。美学家们没有（几乎也不可能）游离于这一变革之外。中国当代美学或直接或间接地为生活代言。如果给我国各有异趣的抽象的美学体系的骨架，赋以血肉，便成为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在政治的、社会的领域进行斗争的系列塑像。这本来是西方美学的不同体系也具有的性质，但在当代中国，这一性质似乎更突出。第三，中国古典美学丰富而深邃的内容，几乎没能使任何一个中国美学家逃脱它的魅力的影响。有些同志曾呼吁要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但是多数研究工作者未敢响应这种号召。西方研究中决定论的、精确的和解析的方法，是我们缺乏的，应该加以学习。中国思想的整体性的（系统观的）方法，却又使西方思想界大为叹服。把中国当代美学家们对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往情深简单地说成是抱残守缺，是不公正也不科学的。他们把中国古典美学或直接作为研究对象，或间接作为研究的切近的背景之一，这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美学的发展都是极为必须的。

中国当代美学曾经讨论了、或正在讨论着同当代西方美学相同的（或相似的）一些问题。这种现象是因理论本身的逻辑必然性使然，反映了中国当代美学同西方美学发展的共性。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作为对象进行研究，那对这种共性的探讨就不是主要的了。主要地，我们要研究中国当代美学讨论的问题是在怎样的背景上展开的，这种背景对它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好处和问题，这种背景为它提出了哪些西方没有提出的问题。唯此，我们才能对它的发展产生一种独特的印象，看出它所走的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下面，我们将对前述影响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三个强因素分别加以描述，也许可以对当代中国美学所走的与西方有所区别的道路，获得一种大致的印象。

二

我曾接触过一些研究中国当代美学的同志，他们很倾向于把中国当代美学划分成许多不同的流派。这样做，可以使人对活动在中国当代美学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在观点上的差别产生清晰的认识，但却往往使人忽略了他们的联系；忽略了持不同观点的美学家本人也未必自觉到的中国当代美学作为一个整体的主要性质。这种认识，弄不好，很有可能把中国当代美学家分属于西方不同流派，把他们看成西方某些代表人物在中国的变异。从而在整体上模糊了中国当代美学同西方美学的区别。我认为，在中国当代美学中，没有严格的派别差异。诚然，不同的美学家确实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同别人相异的美学体系，但这些体系综合成一个整体，是一个派，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派。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社会、政治、伦理的现状和进步，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一样，他们不能不表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能不倾注自己对社会进步和经济、政治改革的关心，有别于西方的社会体制，把他们融汇在一个大的环境和机体中。这种大态度不可能不影响（制约）他们的美学研究；这种美学很难成为一个个分别明确宣布其宗旨的派别，很难营造一个孤立的王国，美学必得与政治、与人民、与历史、与生活、与中国当前的命运和进步息息相关，才能存在。这种美学，不象一条条分离的河流，而象一个圆浑的湖海，不象条理分明的流派，而象浑厚丰腴的太一。

50年代中国美学大辩论时，美学工作者（不少人后来成了美学大家）在美的本质问题和美学研究的对象等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观点分歧。但是，现在看来，在这些不同意见分歧背后，并没有很明显的不同的哲学流派做支持。而流派的成立的一个很

重要的条件就是它的哲学基础。流派即是学术派别，它是党性、集团利益在精神领域的极曲折的反映。不同流派总会隐含着世界观的对立或差别。中国当代美学在它已走过的这段路程中，这方面的分歧表现得是极不充分的。不同的意见，都在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根据。没有人宣布拒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没有人自觉地拿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观点来论述和支持自己的观点。蔡仪的“美在典型”说（“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①），把美看成物的属性，自觉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理论的原则，“承认美是客观的，承认客观事物的美，承认美的观念是客观事物的美的反映，就是和唯物主义一致的，而这种论点就是唯物主义美学的根本论点”^②；这样的观点，固然被批评为“片面的、机械的、教条的、虽然是谨守唯物的路向，却不是辩证的”^③，但是在辩论中，蔡仪在坚持自己的观点的同时，确实是真诚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观点，并力求向辩证唯物主义靠近。朱光潜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是从批判克罗齐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观起步的。他认为美在心物关系上，提出了美在“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的论断。这种观点被有的论者认为仍然是一种主观论的形式，^④但朱光潜在概括自己同蔡仪、李泽厚论点的分歧时，理了各自的观点说：“李泽厚与蔡仪的分歧在于蔡把美看成物的自然属性，李却把美看成物的社会属性。李泽厚与我的分歧在于我所说的美的社会性属于物的形象，

① 蔡仪：《新美学》，益群出版社，1947年版，第68页。

② 蔡仪：《论美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

③ 《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1集，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

④ 李泽厚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载《美学问题讨论集》第8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39页）中说：“朱光潜是一种康德式的主客观统一论。……他与康德十分近似，主观意识作用于客观就产生了知识，产生了美。无怪乎朱光潜干脆把美叫作一种‘知识形式’。‘知识形式’当然只能是主观方面的东西，主客观的统一论就这样被归结和统一于主观。”

起于社会意识形态，李所说的美的社会性属于自然物本身，起于他所说的与自然迭合的‘社会存在’。不难看出，他的基本论点在于自然物在人类社会存在之后，就已经同时是一种‘社会存在’，美的自然物之所以美并不由于自然物的自然属性，而是由于自然物的社会属性。但是美又不属于社会意识范畴。”^①朱光潜的这一概括大抵符合被引论者的本意。他主要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人的本质力量”又被他理解为“即社会形态特有的力量”）的观点及“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原则作为立论根据，批评了李泽厚，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他在切切实实地改造自己原来的美学体系，这从他如下一段话亦可看出来：“批评者看我过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信士弟子，总以为我现在的看法还是唯心的。……可见‘唯心主义’这顶肮脏帽子是很难摘下的。……感谢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我在基本论点上已经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了。美学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唯物主义的呢？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肯定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受客观存在决定。在肯定了这个基本原则之后，唯物主义并不否定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并不否定意识可以影响意识；这一类意识形态（例如哲学）可以影响那一类意识形态（例如文艺）；意识还可以通过实践去影响客观存在，改变世界。”^②他引证了列宁关于物质与意识的对立是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的名言^③证明自己如上看法。至于李泽厚，他在跃上美学论战舞台时，尚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属于有幸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一代。他提出的“美在客观性和社会性”的论点，主要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即强调历史唯物论与实践论的结合；在历

① 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1集第329页。（着重号系原文所加，以后所有着重号同）

② 同上，第363页。

③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1页。

史唯物论中强调实践主体的作用；在实践论中强调人类变革生产力的历史活动)。他批评朱光潜时说：“美具有社会性，但不具有如朱光潜说的这种‘主观性’。……认为美感能影响美：‘美可随美感的发展而发展’，‘在美感力日渐精锐化的过程中，事物的美不但在范围上而且在程度上都日渐丰富和提高起来’。我们坚决不能同意这一论点。……社会存在的发展是随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不是随社会意识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只是意味着加速或减慢这种发展。同样，美也不是随美感的发展而发展，而是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必须先有生活的发展、美的发展，然后，作为反映生活、反映美的美感才有发展的可能，否则，美感的发展就没有它的基础和依据，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因此，并不是美随美感的发展而发展，恰好要倒过来，是美感随美的发展而发展。”^①李泽厚在批评蔡仪时，反对把美和美的法则看作是一种绝对的自然尺度的抽象的客观存在，反对认为这种尺度是一种超越具体感性事物的抽象的先天的实体的存在；而在批评朱光潜时，又反对把美的社会性当成美的主观性，（美的社会性恰恰是美的客观性），因为美既不能脱离有意识的存在物（人类）而存在，却总是不依存于人类的意识、情趣，不依存于个人的或社会的主观美感的。他认识美的社会性与客观性是统一的，为了使自己这一概括具有普遍性，不要在关于自然美的认识上遇到障碍，他提出了自然美也是一种客观社会性的存在的论点：“自然在人类社会中是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着的。自然这时是存在在一种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它与人类生活已休戚攸关地存在着一种具体的客观的社会关系。所以这时它本身就已大大不同于人类社会产生前的自然，而已具有了一种社会性质。它本身已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对象化），它已是一

^① 李泽厚，《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载《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1集第263页—264页。

种‘人化的自然’了。这是一种自然的社会性，是一种自然的不依靠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①李泽厚坚持用美的社会性阐明美的客观性(把两者看成不可分割的统一)，表现了他在探索美的本质上的哲学观点的彻底性。但他对美与美感的联系与区别，对高尔泰关于美就是美感(“美和美感，实际上是一个东西”^②)和朱光潜关于美感能影响美(“美是既经过美感影响又经过美感察觉的一种特质，它可以在美感前(察觉的对象)，也可以在美感后(影响的对象)”)③的论断在当时却没有作出很有说服力的回答。李泽厚从分析美的社会性得出它是客观性，作出“美是主观的便不是客观的，是客观的便不是主观的，这里没有中间的路，这里不能有任何的妥协、动摇，或‘折中调和’，任何中间的路或动摇调和就必然导致唯心主义”^④的结论，在当时表现出相当严厉的性质。

但是，这种严厉的态度并非李泽厚独有，其他参与论战的同志，也都用几乎同样严厉的态度把唯心主义的“脏帽子”扣向论战的对方。朱光潜说：“现在一般美学家们之所以走到死胡同里，都是由于他们在主观意图上虽然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在思想方法上却都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他们只是片面看问题，在未经消化的概念上兜圈子，所以在基本精神上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⑤蔡仪也几乎是带着愤怒，批评自己的批评者不愿意弄明白《新美学》的真意，断然拒绝所谓“机械唯物主义”、“相当接近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帽子，并把它们回敬给对方：“以他的唯心主义去歪曲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掩饰下去宣传他

① 《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第268页。

② 高尔泰：《论美》，载《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1集第285页。

③ 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载《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1集第348页—349页。

④ 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载《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1集第119页。

⑤ 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的唯心主义”^①。就是认为“美和美感，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提出美在心的高尔泰本人，也乐于把唯心主义的帽子抛出去：“有人把美看做也和色彩同样是物的属性，这就是唯心主义的或者二元论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承认有一种观念，和物质一样绝对，一样永恒。”^②很有趣，朱光潜认为唯心主义是一顶肮脏的帽子，竟道出了参战的每个论者的心声。大家都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唯物且辩证的，而别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唯心且形而上学的；都说自己不仅说的马列，且行的亦马列，而别人则说的马列却行的唯心。如果仔细拜读他们的文章，确实可以看出，他们大都真心地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各自立论的哲学根据；他们大都相当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怀着由衷的钦佩，并且都在认真学习它。这是50年代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这一既定历史事实在他们的美学理论上打上的极深的烙印。他们都愿意做马克思主义派，都以作其他什么派为耻，并且都努力地把各自不同的美学见解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加以融汇或改造。这种情况，同西方当代美学的发展是有区别的。在他们那里，不同的美学意见，都毫不讳言地以不同的哲学派别的意见做支持，可以说，有什么哲学派别，就有什么美学派别(意见)。他们围绕审美经验的讨论，从不同的哲学意见出发，抓住某个片面，淋漓尽致地发挥我的看法，造成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造成一个步伐极为急促、相继登台又相继下台的理论现象。这种讨论为美学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从不同方面启发了人们的思想，满足了人们不断变化着的审美“胃口”的需要。但他们不易找到一个基本一致的地方，很难构造一个美学科学的总体系。中国当代美学从一开始就从不同论者那里宣布了大家共同公认(或需遵守)的哲学原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各种意见的展开都

① 蔡仪：《李泽厚的美学特点》，载《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1集第159页。

② 高尔泰：《论美》。

往这个方向汇集。这似乎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当中国的当代美学家们感到他们在美的本质问题上的争论需要暂时休战，一当他们发现在论战中表现的某种把美学的争论服务于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是否正确的倾向需要调整，一当他们觉得自己在争论中作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需要进一步学习并加以发展，一当他们发现西方当代美学不同流派在有关审美经验的研究中发掘的大量有价值的材料需要借鉴，这时，他们便会更多地发现，在美学研究中，蔡仪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强调，朱光潜对艺术属于上层建筑的强调，李泽厚对社会性的强调，都有其真理性的方面，客观论、主客观统一论、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论，将在关于审美经验的具体研究中相互接近，融通为一个整体。

实际上，当代中国美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走着一条不断深化的道路。50年代的大辩论，实际是用马克思主义在奠定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基础；80年代初对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的辩论，实际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沉默后，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反省，看起来仍然是哲学的讨论，实际上是以此为中介，向心理学的讨论发展的前奏（“对象化”、“自然的人化”，是一种极易诱导向心理现象研究的哲学命题）；到80年代中期，美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空前宽阔起来，关于审美经验的研究，作为潮流，真正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对康德、黑格尔美学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发掘和阐释，对西方现代艺术、对我国现代生活、现代审美心理活动的认识和概括，真正开始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的理解极大的拓宽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处在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上日益被更多的人认识：它正在极其迅速地向几个方面突进：一是向人的审美心理的深层突进；二是向社会生活的深层突进；三是向历史的研究的深层突进。原来的美的形而上学的研究，都无意地从正面回避了人的问题的研究。而现在，无论心理的、社会的、历史的几方面的研究，实际

上都是一个指向，即指向人——在审美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外在的（社会）和内在的（心理）领域为人的存在和发展呼吁。这些在过去都被当成是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事，现在，美学家几乎都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份内的事了。

所以，可以说，建立统一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虽然还很艰难，但决不是不可能的。

三

中国当代美学在其发展中的第二个强大的因素，就是美学家们对于美学研究同现实生活联系的深切关心。

当美学在思辨的道路上构筑自己的概念和体系时，便同社会生活拉开一段很大的距离，理性思辨在生活面前摆出极冷峻的面孔。这种情况经常招致人们的批评，认为美学在概念中兜圈子，离现实太远了。美学作为理论体系，它必须处理一连串概念，必须使这些概念的推导符合逻辑的规则，以便使之组成一个理论的有机体，成为自满自得、前后贯通的独立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学必须是美学，它必须有自己的骨肉和脉络，有自己需要概括的一系列概念、范畴，有自己需要继承的独特的材料。如果不是从发生学意义去理解它，而是从既定的某一阶段看它的某种既定形态的形成，它首先是从自身生长起来，外部的（即社会历史的）条件只不过赋予它以新的特征罢了。但是，它必须生活在现在，它必须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它的骨架，必须由现实生活的血肉来充盈。理论，如果是科学的，它便能够解释尽量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感性事实。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从其主导思想的确立到本身包吞现实生活内容的取向，都同中国人民的现实斗争保持着同步前进的势态。如果不是去只看它讨论的各种具体问题，而是深入到它的背后，便可发现：在它